\*和解且已交往前提，私设哥弟都在Re.al。

\*灵感是《富士山下》的歌词。我要让他们俩当彼此的私有物！

\*一个哥疑似要转会，弟不安于是闹别扭的故事。

\*作者想让哥宠一下弟，遂自割腿肉，非常ooc，慎看。

Summary：喜欢糸师冴就像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遥遥注视着他，但无法将他搬走；你可以主动靠近他，但无法将他据为己有。所以糸师凛从未期待过能从糸师冴那里得到回应。

1.

“糸师冴选手，首先祝贺您获得了欧冠亚军。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提到您的梦想是夺得欧冠。听说本次险胜Re.al夺冠的拜塔慕尼黑也向您抛来了橄榄枝。本赛季的拜塔慕尼黑阵容已是十分抢眼。如果您考虑加盟，或许我们将见证一支银河战舰的产生，同时，您也可以离实现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能否透露一下对于拜塔慕尼黑的邀约的想法呢？”

“我的梦想一直都没有变过。至于转会，那是我的自由，我永远会选择最有机会捧起奖杯的球队。以上。”

「原来我，又要被抛弃了吗？」独自一人看完这段采访的糸师凛如是想到。

糸师凛偶尔会觉得自己对糸师冴的患得患失程度已经可以称得上神经质了。但这并非毫无缘由，如果你随机问及日本街头的行人对糸师冴的认知，你可能会得到各种回答，从足球巨星、世界第一中场指挥官，到日本至宝和Re.al的核心等等。但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提及他的另一个身份——糸师凛的哥哥。糸师冴有太多身份，但独独不会是糸师凛一人的所有物。

糸师凛相当清楚，自己能够得到哥哥的青睐，少不了要归功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过与年少时不同，他现在倒是对此抱着理解的态度。毕竟，追逐成为世界第一的目标，无一例外都需要具备出色的自我主义，他们兄弟俩人也都不例外。正如糸师冴所言，他永远会传球给场上最具机会的那个人，所以他会奔向离世界第一更近的队伍也是理所当然。因此，凛从未奢求过哥哥给予他什么海誓山盟、天荒地老的承诺，即使两人已经交往了有一段时间。他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段关系，然而他没有想到，再次分离的那一天竟到来得如此之快。

2.

说起他们是怎么成为恋人的，糸师凛其实是有点心虚的，他始终认为冴是出于对他的愧疚以及一些乌龙，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他的求爱。

在兄弟俩和解之后不久，凛就转会到了Re.al，与冴成为了队友。冴作为凛的哥哥，对凛的了解已然到达了一个可怕的程度。在他们分别效力于两个不同的俱乐部时，糸师凛尚还能巧妙地掩饰自己对哥哥的感情。然而，朝夕相处的生活让他的心思在哥哥面前无处遁循。被哥哥窥破自己的感情后，凛发现哥哥似乎没有对自己表现出很厌恶的情绪，便索性破罐子破摔起来。然而，糸师凛表白了无数次，都只得到了类似于“哦”、“知道了”、“你说过了”之类的回应。冴从未正面回应过，但也从未明确拒绝过，仿佛只是听到了一句很稀松平常的话。

“如果我在这次的国王杯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哥哥可以和我交往吗？”这是凛不知道第几次表白，自私的弟弟并不期望哥哥做出积极的回应，只要哥哥身边的位子是属于他的，且只属于他的，那他就满足了，“你不用像普通的恋人一样总是给予我回应，把我当成普通的弟弟来对待就好了。”

然而这次，糸师冴只犹豫了一秒便答应了：“可以。”

本以为哥哥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的凛，内心一度感到慌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最终得出了一个略显滑稽的结论：混蛋哥哥，这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根本不相信我可以踢进三球吧！

即使曾经被哥哥的承诺背叛并遭受伤害，凛仍然会为了和哥哥的约定而全力以赴。比赛当天，这位新来的年轻前锋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预示着伯纳乌球场迎来了新的王者。然而相较于队友们以及粉丝们的激动，这位英雄似乎显得格外的冷漠。只有糸师凛自己清楚，他现在最关心的不是什么帽子戏法和赛后采访。他长舒一口气，内心百感交集：我，做到了。我现在应该是更有资格站在哥哥身边了吧？

赛后，糸师冴出乎意料的，没有任何反悔承诺的意思，于是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交往了。然而，兄弟俩的相处模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除了每天醒来后的早安吻和临睡前的晚安吻，他们仿佛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兄弟。直到凛再次在赛场上大放异彩，他们的关系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凛渐渐发现，每次自己有精彩的表现后，哥哥都会变得格外好说话，几乎是有求必应的程度。凛愈发确定，哥哥对他的纵容都只是为了利用他。糸师冴之所以任他为所欲为，是因为哥哥觉得自己的“奖励”可以让他有动力在赛场上取得更出色的表现。他很笃定地下了这样的结论——糸师冴并不真心爱我。

3.

在俱乐部经历了近期一系列激烈的比赛后，球队决定给球员们放一个短暂的假期。凛早早地为自己和哥哥购买了一同回国的机票。然而此刻，被再次抛弃的无助感蔓延过凛全身，他只想迅速摆脱那个擅自决定离开，且没有向他透露任何消息的混账哥哥——既然你可以在不通知我的前提下离开我，我当然也可以在不告知你的情况下主动离开你。他果断地改签了自己的机票，选择了最近的一班航班，独自一人返回了日本。

当冴回到两人共同的公寓后，面对他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他以为凛只是暂时离开，于是简单地凑合了一口晚饭后，就在客厅边复盘边等凛回家。直到深夜两点多，凛仍未回家，他才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他询问了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糸师凛选手已经回日本了的回复。冴有点恍惚，他打开了Line，点击列表中唯一置顶的头像，主动发起了对话：“你提前回去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发完这条消息，他的双眼几乎无力睁开，冴握着手机倒头睡在了沙发上，甚至连灯都忘了关。

再次醒来后，冴的第一反应便是去摸手机。按航班时间推算，凛这时应该早就落地了。他打开Line，一个显眼的“已读不回”让冴有了一秒钟的错愕。通常情况下，凛对他的消息总是特别上心，几乎是秒回，绝对不可能出现“已读不回”的情况。他发了个问号过去，然而这次消息却发不出去了，屏幕上显示对方不是他的好友。

4.

两天后，糸师冴按照原计划回到了镰仓老家。父母热情地欢迎长子回家，而一向对哥哥十分热情的弟弟则沉默地坐在一旁。吃饭时，凛风卷残云地吃完，招呼了一声“我吃饱了”便提前离席了。父母尴尬地打着圆场，猜测是因为两个孩子的队伍输了上一场比赛，导致凛最近心情不好，并且叮嘱作为哥哥的冴要好好开导凛，胜败乃兵家常事。冴在父母面前一直维持着稳重的兄长形象，他点头回应：“我知道了。”

晚餐结束后，冴主动请缨帮忙帮收拾碗筷。母亲摆摆手，朝着凛离开的方向努了下嘴，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冴了然于心地点了下头，随后径直走向了兄弟俩共同的房间。他在门上轻叩三下示意——这是他们幼时起便约定好的，然后推开了虚掩的门，语气平淡地质问那位从自己的世界中消失了整整三天的弟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面对哥哥的质问，糸师凛眼神愤恨地瞥了冴一眼，恶狠狠地说道：“不打扰世界第一中场糸师冴大人和新东家谈合同。”

”凛。”糸师冴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只是简单地唤了一声弟弟的名字，然后面无表情地紧盯凛的双眼。

“我说错了吗？”凛被哥哥的目光盯得一阵心慌，他只能通过提高音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你再一次把我当成你世界第一的工具了吧？我就是用完就可以随便丢弃的垃圾！”

“……”长久的沉默后，糸师冴起身走出了房间。

事实证明，破镜即使重圆，也难掩裂痕。在第二次遭受撞击时，曾经有过裂缝的地方只会更加轻易断裂。

5.

糸师冴回国虽然主要是为了休假，但他身为日本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足球明星，商业活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巧合的是，效力于意甲的某位老熟人也在主办方的邀请之列。

爱空一见糸师冴来了，便嬉皮笑脸地凑过去。他昨天刚和眼前这位天才球员的弟弟见过面，过程不怎么愉快。他直觉那位下睫毛弟弟脸很臭的原因多半和面前的人有关：“小天才，你家那个弟弟怎么回事？我昨天和他一起出席活动，问起你下赛季还留在[Re.al](http://re.al/)吗，他突然一下子浑身散发黑气，不停地说要击溃你之类的，倒是让我回想起了第一次见他的样子，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和好了。”

“谁知道他犯什么病？”

“喂喂不是吧，所以你真要转会？”

“我就算选择转会，那也是我的自由。更何况我根本就没这个打算。”

“他看起来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你没告诉他？”

“哈？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爱空无语，心想：这对兄弟真是绝了，都不是会好好沟通的料。

“这么看来，凛只是误会你要转会所以不高兴吧，自己不是哥哥心中的第一选项什么的。”

“他为什么要因为我没选择他而不高兴？我早就说过了，我对所有前锋一视同仁，我永远会选择最渴望进球并且最有机会进球的那个人。他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只要他好好踢球，我自然会选择他。”

爱空苦笑扶额：“你之前还说没有转会的打算，这不就是在变相承认，你认为凛就是那个最有机会进球的人吗？明明你早已经认可他了，为什么还会闹成这样？”

冴撩起眼皮瞥了爱空一眼，没有回应，似乎是在默认爱空的话。

“他可能只是缺乏一点安全感吧？如果你能及时和他沟通想法，你们俩的矛盾一定能够解决。”爱空苦口婆心地说到，“哎，怎么越说越觉得凛不像是你弟弟，反而像你女朋友。”

糸师冴用看弱智的眼神看着爱空：“凛怎么可能是我女朋友？“

“害，你别说，他这副闹别扭的样子还真挺像我那些年纪小的女朋友们的。”

“凛是我男朋友。”糸师冴小声嘟囔了一句，“而且他年纪也不小了，我可不会一直惯着他。”

爱空沉默了两秒钟：哇哦，好像面无表情地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呢。

他无语地拍了拍冴的肩膀，选择起身离开：“你要不还是转会吧，少了你们俩的配合，感觉欧冠会少一个劲敌。“

6.

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驱车返回家中。车行驶在夜色笼罩的街道上，他一直沉浸在刚刚和爱空的对话之中，反复思考着。直到经纪人唤了好几声他的名字，他才恍惚意识到车早已经停在家门口。他刚刚在脑内与自己进行了一场拉锯战。他先是否定了凛因为他疑似要转会而和他冷战的结论。然而仔细梳理过细节后，他不得不承认，似乎这个原因有着最大的可能性。他开始不解凛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患得患失的性格，然后在某个灵光乍现的瞬间意识到，对他赤裸裸展示了无数次心意的弟弟，似乎从来没有从自己这里得到过什么积极的回应，虽然在他眼里看来，他平时一贯地默许着许多事情的发生，已经是一种最好的回应。

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寒风倒灌进来，冴猝不及防一个寒颤，思绪得以慢慢抽离。「真是稀奇，我竟然会把精力花在分析这种事情上。」他执意认为自己刚刚是脑袋犯浑，随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企图让自己更清醒一点。

冴踱步到了自己的房间，当然也是凛的房间外。一向不在意别人眼光的糸师冴，竟然异常罕见地，犹豫了起来。他犹豫不定，几次欲把指节扣上门扉，又几次收回已经伸出去的手。人有时候是很可笑的，他刚刚还在觉得自己为别扭弟弟耗费精力简直是脑袋糊涂了，拍了拍脸颊试图不去想关于凛的事。然而他现在用同样的动作——拍脸颊，试图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回凛与自己的关系性上。几番挣扎后，他轻推开门，不知道门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当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推开门的瞬间默默祈求好运时，他几乎要被自己逗笑了，毕竟，命运向来不太眷顾他。

冴看见凛快速地瞄了他一眼后便马上转过头去，他斜倚在门边，缓缓开口道：“凛，我不知道你最近为什么在和我冷战。我猜是因为拜塔慕尼黑有意向让我加入他们。如果你对这件事有疑问，你可以自己来问我，而不是不回我消息。”

凛看见哥哥进来的一瞬间便像刺猬一样，警觉地竖起了坚硬的外壳，面无表情地刷手机强装镇定。然而听到冴这番话后，他这几日的憋屈终于再也忍不住，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他强忍着泪水，撑着一口气，渐渐地，鼻子也变得酸涩起来，换不上气的窒息感袭来。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人攥在手里使劲挤压，一阵阵绞痛感由胸膛蔓延至全身。他攥紧拳头，嘶吼般地把心里最阴暗的想法一股脑地倾倒出来，任由那些恶言恶语像子弹一样打在哥哥身上：“糸师冴，我讨厌你！你明明早就想好要走了，却连商量都不愿意来和我商量一声！哦不，我错了，世界第一的糸师冴大人，你当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你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下你的脚步，所有人都只是你的垫脚石。无论是弟弟还是恋人，都是可以随时抛下的。我作为弟弟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这一次，我作为恋人又被抛弃了一次。我真是下贱，竟然会在同一个人面前栽两次跟头。我恨死你了，糸师冴！”

他知道自己这些听上去如怨妇一般的言语也许并不能伤害到糸师冴一丝一毫，但在看见哥哥脸上一闪而过的迷茫时，他还是感到没由来的后悔。「我到这个时候竟然还在考虑自己的话是不是伤害到了他。」糸师凛在认清自己的感情后，委屈的眼泪终于再也憋不住，从眼眶中滑落。

冴看得完全愣住了。他本人自小就是个要强的人，而凛却与他截然不同，小时候的凛完全就是个喜欢撒娇的爱哭鬼。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弟弟似乎总是把他为榜样，装出一副坚强的大人模样，冴已经很久没见他失态成这样了。冴感到心里一阵刺痛——这个笨拙地向自己表达了无数次爱意的人，这个全世界我最希望他能收获幸福的人，好像总是在因为我而感到不幸福。

冴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你曾经说过，我不用像真正的恋人一样给你太多回应，只需要你当作普通的弟弟看待就好了。可你真是一个得寸进尺的弟弟啊。你一声不吭地跑回家，既是一种赌气，也是一种威胁。你在赌，赌我爱你，赌我会来找你解释这一切。”

「对啊，我就是这样无可救药的人，我想看你迫不及待地跑来向我证明你爱我，我想看你发现我离开后心神不宁，我想看你变成离开我就不行的模样。可是，从来不曾为任何人停留的糸师冴，我怎么敢奢求你为我而停留呢？我这些日子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回应以及尖锐话语，只能刺痛到真正爱我的人，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我又怎么可能让你产生丝毫动摇呢？」

“恭喜你，你赌赢了。凛，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转会。世界第一，如果不是冴和凛一起，那就没有意义。”

糸师冴从邀请弟弟踢球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他情不自禁地被弟弟的才能所吸引，为了培养弟弟的前锋能力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传球。仔细回想，他那出类拔萃的控球天赋从为凛传球开始就已经初现端倪。

许多球迷都调侃道，凛早期的球风很有哥哥冴的影子，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糸师凛被糸师冴打磨的同时，糸师冴也在不断地被糸师凛雕刻着。互相成就的两人，早已在对方身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在相互纠缠中前进，回首时才发现已经无法挣脱对方。

冴像小时候一样，轻轻把手掌盖在凛的头上，揉了揉似乎仍然怒气冲冲的弟弟的脑袋。

“哥哥……”糸师凛猛地抬起头，凝视着那双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绿松石色眼睛。那双漂亮的眼眸正被他一人的身影所占据着。他紧紧抱住了面前这个他最喜欢、最喜欢的，世界第一温柔的哥哥。

他曾经以为，喜欢糸师冴就像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遥遥注视着他，但却无法将他搬走；你可以主动靠近他，但却无法将他据为己有。所以糸师凛从未期待过能从糸师冴那里得到回应。

然而这一刻，他终于感到自己独自拥有了糸师冴。

END.

小彩蛋：永远不知道弟弟脑袋里在想什么的哥哥

冴温柔地抚摸着摸弟弟圆滚滚的后脑勺，凛顺势将脑袋靠在了哥哥肩头。没过多久，冴就感到肩膀湿了一片，他无奈地想，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改不掉流口水的习惯啊。他一脸嫌弃地把弟弟的脑袋从肩头扒拉下来，想给他擦一擦口水，怎料看见的却是一只眼泪汪汪的小狗。冴实在是困惑极了，原以为自己已经解开误会，也把弟弟哄好了，怎么凛反倒哭得更凶了？！

凛：哥哥可以把Line好友加回来吗？

冴：不行，看你表现吧，你要是对我做了超出我想象的play，我就考虑一下。

凛：好的！这种事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啊！

冴：？

凛：（扑倒哥哥）

冴：……我是说踢球！

但是鉴于哥哥最近想要改过自新，争取做一个好男友，所以还是纵容弟弟对他做了一些除了足球以外的超出想象的play！

后记：

感谢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在我心目中呢，哥哥就是个情感表达没那么强烈的人，他就算心里有再大的波动，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潭死水，表面毫无波澜。但是哥是一个会用实际行动去诉说自己的爱意的人，他从不把爱挂在嘴边，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透露着爱。包括他之前对凛说的每一句重话，在我看来也是想要push凛去做世界第一前锋。

然后写哥的眼睛被弟一人的身影盛满，就是因为u20的时候有个分镜是弟弟瞳孔里是哥和士道的画面，我当时感叹，哎哟喂，可怜见的小孩。所以我自己给弟发点糖弥补他一下哈。

最后再次感谢看到这里的老师们愿意听我碎碎念！